

如何以“我死了你就能娶她了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”为开头写个故事？

「我死了你就能娶她了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」

我浑身湿透，缩在他怀中，脸色惨白。

奇怪，不过逢场作戏，他的眼神怎么会这么心痛？

「别演了，这里没有其他人。」他在我冰冷的额头印下一个吻，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」

「算了吧秦晏，你也别演了。」

我被他那副深情的样子恶心吐了，忍不住冷笑：

「你要我么？当初你害我坠马、将剑刺进我心上三寸，给我下药、把我扔进乞丐堆里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」

我扯开湿淋淋的衣服，将白皙肩头那一道刺眼的伤疤露出来。

这是秦晏从前刺进来的，几乎穿透了我的肩胛骨。

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大家各取所需，不必惺惺作态。

《断山海》（冷血疯批皇子 X 心狠手辣戏精公主）

1

我是迟国送来秦国和亲的公主。

秦晏是秦国的三皇子，我的未婚夫。

一开始，甚至并没交代和亲的对象是谁，我的父皇已经忙不迭地将我送了出来。

满朝文武不战而降，躲在女人的裙摆下求庇佑。

所以我杀了人，逃了婚。

送亲的车队行至山御关，风声呼啸。

我将藏在腰间的匕首拿出，两刀刺死了马车两边的侍卫，翻身上马，甩着满手鲜血，扬鞭飞驰。

贴身侍奉的丫鬟桃春在我身后尖叫，声嘶力竭：「公主！公主！」

她是皇后派来监视我的爪牙，倘若我跑了，她小命也难保。

原本在我身边服侍的不是她，而是碧秋。

可碧秋半年前死了，跌在宫内一口废弃的枯井里，尸体三日后才找到。

碧秋死后，桃春调了过来，后来一个声名狼藉的纨绔醉醺醺闯进我房间时，桃春就守在门口。

父皇厌我，皇后恨我，臣民负我，我只能自己逃。

身下的马越跑越远，行至关外，忽地向前跪下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。

我被猛地向前甩去，滚落在满地滚烫的沙砾上，脸颊与手心擦出大片血痕。

剧痛。

抬眼，一个玄衣墨发的男子站在面前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。

他俊美的脸颊溅着点点猩红，手中的长剑还在淌血。

我的马在我身后嘶鸣，声音渐弱。

虽然心头恨极，我却只将情绪掩住，仰头看向他。

他忽地笑起来：「姑娘耳朵上的东珠耳坠真好看，莫非是皇室中人？」

我心脏蓦地向下沉，抬起水波似的眼睛，楚楚可怜地看着他：

「奴若真能嫁入皇室，何苦还要在此处讨生活？不过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首饰，公子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」

我摘下耳坠递到他面前。

男人温凉的指尖擦过我手心，忽地往上滑，扣住我手腕，扯着我撞进他怀里。

他的掌心温度滚烫，指腹摩挲着我的下巴，忽然挑起来，迫使我看向他：

「迟国的抚宁公主，怎么能自称为『奴』？岂非太过委屈了？」

他猜出来了！

我眼中顿时雾气丛生，哭泣道：

「我是个不受宠的公主，否则我父皇怎么会将我送去和亲？那秦国的皇帝已然年老，而三位成年的皇子，一个无才无德，刚愎自用；一个怯懦不堪，贪好女色；还有一个行事狠绝，不择手段。我若嫁过去，就是死路一条！」

「公子行行好，可怜可怜我。」

我将纤细的手指攀上他肩膀，暧昧地点了点，

「侍卫还在后面追我……若公子愿意，我愿委身公子一夜，换得自由身。」

那柄小巧的匕首已经悄然从袖口滑出，就要刺入他心口。

他却慢条斯理道：「想不到迟国人不战而降，懦弱畏缩，抚宁公主倒与他们不同。」

他狠戾一笑，蓦然伸出手，掐着我脆弱的喉咙，

「公主不仅戏演得好，胆子也很大。既然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，怎么还敢当着我的面说我行事狠绝，不择手段？」

2

他用的力气极大，我几乎窒息昏死过去。

说他行事狠绝，果然没错。

见我脸憋得通红，他终于略微松了手，在我剧烈的咳嗽声中露出嘲弄的笑。

我死死捉紧手中小巧的匕首，抬眸看着他：

「三皇子身娇体贵，该端坐国都之内才对，怎会来这边疆苦寒之地？」

他修长的手指沿我脖颈一路往上，点了点我嘴唇，暖味道：「我来.....迎亲。」

传闻三皇子秦晏性情暴虐，却是秦国皇帝最宠爱的皇子。

朝中有重臣得罪了秦晏，皇帝二话没说，便将他杖责七十，几乎打烂了两条腿；京中平民冒犯秦晏车驾，被皇帝处以车裂之刑。

我仰头，目光盈盈地盯着秦晏的眼睛，趁着他将手探进我胸口，猛然挥出匕首，将他手臂削掉一大片血肉。

秦晏闷哼一声，将我猛地甩开，几滴温热的血液溅在我脸上。

我踉跄地后退几步，肩头蓦然传来一阵剧痛。

秦晏手里的剑，刺进了我的肩膀。

「百闻不如一见，抚宁公主不愧是手上沾着十数条人命的狠人。」

秦晏握着那柄剑，猛地拔出来，唇边勾起一抹冷笑，「公主不但对旁人下手狠，对自己更狠。」

他被我削开血肉的手臂，正滴滴答答往下滴着血，将玄色的衣袍浸出一片湿漉漉的深色。

我也在流血，失血和剧痛带来的眩晕让我几乎站立不稳，可不知道是哪来的一股力道，令我生生撑住了，没有倒下去。

秦晏说得没错，我是迟国上下出了名的狠人。

我本是迟国最受宠的公主，鲜衣怒马过长街，人人都认识我。

可十二岁那年，忽然变了天。

我一夜失宠，从锦衣玉食跌落到陈泥里，过着狗都不如的生活。

父皇常常用古怪至极的眼神看着我，发出不屑的冷笑声。

人人都能踩我一脚，甚至皇后身边那个枯树皮老脸的太监，深夜潜进我房间，在我胸口蹭了又蹭：

「好公主，小美人，让咱家也尝尝这金枝玉叶的滋味……」

我杀了他。

我学会了杀人。

用金簪，用瓷片，用麻绳，用一切触手可及的东西，以及母妃之前留给我，用来防身的匕首。

我手上的人命越来越多。

父皇明明厌极了，却不肯处置我。

后来我知道了，他要留着我的命，送来和亲，换得迟国短暂的安稳。

「迟绯月。」秦晏忽然直接叫了我的名字，「跟我回去。」

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暧昧地笑道：

「三皇子真是对我一往情深，莫非偌大的秦国就没有一个入得你眼的女子，非要盯着我不放？」

秦晏笑：「秦国女子不少，可像抚宁公主这样心狠手毒的，的确没有。」

他俊美的脸颊溅着点点猩红，胳膊上的伤口愈发严重，手中的长剑向下淌着血。

像是感受不到手臂伤口的疼痛，抬起手里的剑，剑尖遥遥指着
我，眼神一片狠绝。

「你不跟我回去，我就杀了你。」

3

身后是茫茫大漠。

面前，是骑着马的秦晏。

我知道，自己今天是暂时逃不掉了。

秦晏俯身将我拉上了马，坐在他身前，后背靠着 he 胸膛。

这姿势可够暧昧的。

我有心想再嘲讽两句，可惜伤口实在太疼，只能暂时作罢。

从不见人烟的荒漠走到秦国边陲的一座小城，时间已近黄昏。

我和秦晏进了一家医馆，那坐馆的老大夫看到我们满身鲜血，
吓了一跳：「伤得这么重，莫非是遇上马匪了？」

他唤来药童处理伤口，秦晏伸出鲜血淋漓的胳膊，偏头看了我一眼，笑得意味深长：「碰上了一头会咬人的小母狼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没理会，只在心里想着逃走的事。

秦国兵力强盛，国土辽阔，不比迟国弹丸之地。

我若出去，混入人群之中，渡江而逃，便是秦晏也很难找到我。

秦晏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夜里来我房间，扣着我的下巴将我按在床榻上，眼神嘲讽：

「迟绯月，你如今入了秦国境内，孤身一人，便不要再想着逃走的事。」

我的手指在他胸前打着圈，语气暧昧：「不管我跑到哪里去，想必三皇子都能将我找回来吧？」

「你可以试试。」

等肩膀伤口好些，我真的试了。

从小城到秦国都城的一路上，我至少跑了十多次。

有一回，我给他下了媚药，然后往他房里塞了两个花钱请来的姑娘，锁上房门跑了。

这地方离秦国都城太近，守卫森严，怕被秦晏发现，我逃走后没有立刻出城，而是藏在青楼里，可秦晏还是找了过来。

他望着我，语气森冷：「公主金枝玉叶，却能屈能伸。你既然对烟花之地如此向往，便真的做一回这里的姑娘吧。」

他给我下了烈性药，然后将我丢进城郊住着乞丐的破庙里。

看着眼前一双双野兽般充满欲念的眼睛，深重的恨从心底漫上来。

我要杀了秦晏。

我一定要杀了他。

秦晏一直到黄昏时才回来，迎接他的是满地狼藉的尸体，和胳膊伤口纵横交错，几乎陷入半昏迷的我。

我仰头，眯着眼睛看向他。

因为逆着光的缘故，我并不能看清他脸上的神情，只瞧见他走到我近前，弯下身将我抱了起来。

我靠在他怀里，努力咬着舌尖让自己清醒，断断续续地问：

「秦晏，你如此恨我，你.....你和那两位姑娘，莫非真的春风一度了？」

语气满是嘲弄。

那药性太烈，至今没过去，我浑身滚烫，秦晏的手指一片冰凉，贴着我脖颈时，险些令我舒服得喟叹出声。

「迟绯月，没有下一次了。」他说，「这是秦国，你迟国公主的身份没有用，我可以直接杀了你。」

「秦晏，你就这么自信，不是我先杀了你吗？」

他云淡风轻：「迟国送亲的车队已经走到都城，抚宁公主端坐马车之中，三日后便要觐见天子，并未听闻有失踪之事，两国仍可结秦晋之好。」

我几乎立刻就明白过来。

这群人真是不怕死，发现我逃了，竟然寻了人来替嫁。

只是不知道这替我坐在马车里的，究竟是皇后派来的桃春，还是我父皇派来的兰若。

秦晏跟我说这事，当然不是出自好意。

他是在威胁我，就算现在我死在这里也无所谓，早有人顶替了我的身份。

回到别院，秦晏面无表情地把我丢进冷水桶里，通体的燥热顿时降下去。

我扒着桶沿看向他，温柔地笑道：「秦晏，我若真杀了你，最高兴的人，应该是那高高在上、平素最宠爱你的秦国皇帝吧？」

我不傻，秦晏也不是傻子。

捧杀这一招，凡是生在皇家的孩子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

秦晏来接我，说的是为了迎亲，那想必娶我这个和亲公主的人，便是他。

若老皇帝真属意他为太子，绝不会让他娶一个小国来的和亲公主做正妻，也不会帮着他得罪朝中重臣，败坏民间声望。

秦晏眼神沉了沉，唇边却勾起嘲弄的笑：「公主既然如此笃定，想必是深有体会。」

我也不恼，就泡在冷水里，笑盈盈地望着他：

「让我猜猜，那怯懦不堪的二皇子是宫女所出，想必皇上心中真正属意的太子，是刚愎自用的六皇子吧？而你秦晏，不过就是皇上用来磨炼六皇子的一步棋，是不是？」

秦晏冷笑一声，倏然站起身，将我湿淋淋地从浴桶里抱出来，扔到床榻上，伸手来剥我的衣服。

我终于变了神色：「你要干什么？」

「我见公主牙尖嘴利，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。」

秦晏说着，倏然将我右手按在床榻之上，伸手抽走了我藏在袖里的金簪，「迟绯月，你杀不了我，不要白费功夫了。明日一早，我就会带你进京。」

秦国都城戒备森严，进去了我就不可能再有逃脱的机会。

我恶狠狠地瞪着秦晏，恨不得从他身上撕下一块肉来。

秦晏却伸手抚过我的眼睛，声音低下去：「迟绯月，你不想知道你母妃失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吗？」

我蓦然愣住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压下心底的惊涛骇浪。

十二岁那年，母妃忽然将我送出宫外，在山间寺庙中住了两个月。

等我回去后，母妃不见了，我亦失宠，只能从皇后偶尔的一次失言中判断，我母妃没有死，只是被父皇藏了起来。

再多的，就知道了。

原本我想逃，也是为了找到我母妃的下落。

可秦晏如何知道我的目的？

秦晏淡淡笑了一声，凝视着我的眼睛：「迟绯月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我可以帮你找到你母妃的下落，前提是，你也要帮我一个忙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笑起来：「三皇子未免太看得起我？我一个和亲公主，如今连身份也让别人替了去，能帮你什么忙？」

「我要秦国的皇位。」

秦晏伸手将我湿漉漉的头发拨到耳后，语气平常得好像在说晚饭吃什么，「至于如何帮我，早就听闻抚宁公主十二岁前飞扬跋扈，如今在秦国都城中继续跋扈下去，倒也不难吧？」

这要求委实古怪，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离奇的篡位方式。

我微微抬起身子，勾着秦晏的衣领，故意在他鼻尖呵气如兰：

「三皇子可知道本宫十二岁之前有多跋扈吗？我看哪个不顺眼，哪个就得死——」

「我替你兜着。」

秦晏打断我，在我嘴唇上啄吻一下，接着在我瞪视的眼神里笑起来，「你只管做你天不怕地不怕的抚宁公主，就算死了人，我也替你兜着。」

我答应了秦晏。

第二日一早，他带我一同入京。

进了城门，马车才刚走了一段，忽然停了。

接着车外响起一道女子嗓音：「晏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听说你前几日出京办差，可还顺利吗？」

这嗓音又娇又软，只听着，便能想象声音的主人是如何容色娇美。

我端坐在车内，听着秦晏装模作样地同人闲话家常，刚嘲讽地扯了扯唇角，话题忽然转到了我身上：「晏哥哥，车里坐的人是谁？阿云能看看吗？」

语气很是警惕。

我嗤笑一声，不等秦晏应声，已经起身掀起车帘，居高临下地望着她：「聒噪。」

阳光晃眼，我眯了眯眼睛，这才看清马车外站着的，是一个着鹅黄衣裙、梳双髻的娇俏少女。

而站在她面前的秦晏，竟然全然不似前几日在我面前那副心狠手辣的模样，唇边反而挂着春风和睦的微笑。

自称阿云的少女愣了愣，眼中闪过一丝愠怒，仰头看着我：「你是谁？」

我慢条斯理地扯了扯微皱的裙摆，笑道：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知道本宫的身份？」

她恼怒道：「我是当朝左相的嫡女魏若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又转头看着秦晏，眼中流露出几分委屈：「晏哥哥，这女人是谁，她怎么敢如此无礼？」

我冷笑一声，从腰间抽出匕首，猝不及防抵上她的脖颈：

「本宫是迟国的抚宁公主，对你无礼如何？若惹了本宫不高兴，就是杀了你，又能怎么样？」

魏若云吓得脸色煞白，盯着我的眼睛里浮出怨毒之色。

秦晏终于开口了：「好了，阿云你先回家吧，我下午去府中看你。」

又盯着我，缓缓道：「还望公主放过阿云一次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将匕首收起来，坐回马车里。

隔着厚厚的帘子，隐约听到外面秦晏安抚魏若云的声音，片刻后马车继续前行。

秦晏没带我进宫，反而径直将我带到了三皇子府。

我下车时，正好有风掠过，几片细小的花瓣被吹到我衣襟上。

我摘下那几片花，随手揉碎丢到一旁秦晏身上，挑衅地望着他。

我说：「三皇子的心肝儿被我欺负了，你生气吗？」

他不答，反而若有所思地盯着我：

「一直忘了问，迟国曾经有一位二公主，应该是你的姐姐，抚宁公主可知她去了哪里吗？」

我的手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蓦然收紧，面上却笑得更加灿烂。

「她死了。」我看着秦晏骤然沉冷的神色，又十分好心地补充了一句，「我杀的。」

5

二公主迟纤月死在我手上。

她死之前，浑身伤口溃烂，血肉翻在外面，上面爬满了蠕动的蛆虫。

她趴在冷宫的草丛里，攀着我的袖子，求我杀了她。

她说：「死在你手上，至少我这最后一程走得干干净净。」

她容色倾城，在此之前，我们的父皇已经用她的身体，为自己笼络了十数位朝臣。

这当中有几位，极爱在床第之间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。

迟纤月身上的伤口，全部来自他们的折磨。

我望着眼前面沉如水的秦晏，微微笑道：「三皇子怎么会认识我二姐？」

「前些年去过迟国都城，有幸得见二公主一面。」

原本我没指望他回答，没想到秦晏还跟我解释了两句。

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轻描淡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来年清明，三皇子便替我为二姐姐多烧些纸钱吧。」

我想秦晏一定恨死了我，可却不能拿我如何。毕竟他狼子野心，想要这秦国的皇位，还得靠着我。

虽然我压根儿不知道他要如何靠我。

我只在秦晏的府邸住了一夜，第二日他便带我上了朝。

彼时迟国送亲的队伍已经站在大殿之上，桃春替我换上了那身艳红的嫁衣，只是眉眼发虚，半点也撑不起来。

秦国的老皇帝高坐龙椅之上，用苛刻的目光打量着她，嘲弄道：「这便是迟国的抚宁公主？怎么养得这般小家子气？」

昨日我在街头为难魏若云的事，想必他早已听说，这会儿倒真会演。

我冷笑一声，跨进门来。

大殿中人皆回过头，错愕地看着我，桃春看着我的眼神更是惊慌又怨恨。

我从腰间摸出鞭子，一鞭抽在桃春肩上。

她一声痛呼，肩头衣衫破裂，渗出血来：「公主，你.....」

「你还知道本宫才是公主？」我微微抬起下巴，看着她冷笑，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穿本宫的嫁衣，冒充本宫的身份？」

身为迟国人，桃春绝不敢说出我逃婚的真相来，便只能任由我责打辱骂，神情却十分隐忍委屈。

这一番戏演了半天，老皇帝总算看够了，笑着开口：「朕早就听闻抚宁公主貌美气性大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」

我仰起头望着他：「皇上，本宫纵然来秦国和亲，也是迟国的公主，容不得一个贱婢顶替我的身份。」

老皇帝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打量着我，抚掌而笑：「抚宁公主这脾气，倒同朕的一位皇子颇为相投。」

不等我答话，旁边有人已经迫不及待道：「儿臣瞧着，这抚宁公主，与三哥甚为相配。」

这人面色阴鸷，身着蟒袍，又称秦晏为三哥，八成就是那无才无德的六皇子秦安。

果然难堪大用。

老皇帝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目光转向我身后的秦晏时，已是一脸春风和煦：

「老三觉得抚宁公主如何？朕似乎听闻，抚宁公主此前进京，便是与你同行？」

秦晏低头道：「是。抚宁公主被山贼掳走，儿臣外出办差，正好遇上，便救了她。」

老皇帝若有所思：「既然如此，抚宁公主在京中这些日子，便住在你府中吧。」

秦晏面色如常，恭敬行礼：「是。」

不见半分怨怼。

我跪下行礼，侧头望见一旁秦安脸上掩不住的得意，不由在心中冷笑。

正要收回目光，看到秦安身后那一袭白衣，面色温润的男子时，不由微微一怔。

像是感觉到我在看他，那人转过脸，冲我微微一笑。

我很快就猜到了这人的身份。

想必是秦国朝中，那个多智近妖、神机妙算的右相林遇辞。

我同秦晏回去的路上，一直皱眉思索，直到秦晏问我，才笑着开口：「三皇子可知，林相心中属意的储君人选是谁吗？」

秦晏目光凛凛地望着我，似是在心中评估，好半天才说：「林相，一向同秦宣走得近。」

传闻中懦弱无能、贪好女色的四皇子秦宣。

我轻轻挑了下眉，忽然凑近秦晏，一双眼波光粼粼地望着他：

「秦宣有林相，秦安有皇上，秦晏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和他們去爭？」

秦晏倒也不生氣，修長的手指挑起我一縷頭髮，在指間繞了兩圈，淡笑道：「我有公主便夠了。」

我冷笑一聲，根本不信。

我一个来和亲的公主，手中无权无势，能帮到他什么？

秦晏恐怕在下一盘大棋，而我不过是他的棋子。

不过，这棋子与执棋人的身份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便会颠倒过来。

老皇帝安排我住在三皇子府，几乎已经明示了，我此次前来和亲的对象便是秦晏。

而秦国京城中流言纷纷，都说我被山贼掳走，早就失了清白。

若我嫁给哪位皇子，他几乎就断绝了继承大统的可能。

即便如此，老皇帝依旧一意孤行，坚持让我嫁给秦晏，想必是已经对他忍无可忍。

我拈了颗葡萄吃了，抬眼瞧见秦晏迎风踏月而来，站在我面前道：「听人说，今天府中抬出去一具尸体。」

「是桃春。」我懒懒地说，「她胆大包天，还想顶替我的公主身份，自然留不得。」

我杀桃春，是亲自动的手。

拧断她脖子前，我附在她耳边，轻声道：「你听皇后的命令，将碧秋推进枯井中时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这一日？」

她睁大眼睛望着我，身子软软地倒下去。

兰若站在一旁，身子抖得如同筛糠。

我拿手帕擦了擦指间的血，轻笑道：「叫人进来，把她的尸体弄出去。」

「公、公主……」兰若声音发颤，我稀奇地看了她一眼，「你还不走，莫非是想跟桃春一起上路？」

桃春的尸体，被丢在了都城外的乱葬岗。

见秦晏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我笑了：「三皇子别这样看我，说不定日后哪一天，你的脖子就和桃春一样，断在我手上。」

6

秦晏在我旁边的位置坐下，也吃了颗葡萄，神态自若，不见半点怒气：「公主舍得吗？」

「舍得呀。」我笑得眉眼弯弯，「不光舍得，到时候我还要去城中最好的酒楼开两坛酒，喝个酩酊大醉，以示庆祝。」

他也笑：「公主想喝酒，跟我说就是，不必找旁人要。」

我一下就收了笑，冷冷地望着他。

秦晏反倒笑得愈发开心，甚至颇有闲情地为自己倒了杯酒：

「三日后宫宴，林相与秦宣都会到场。若公主白日在醉金楼有话没说完，大可以继续同林相畅谈。」

白日桃春的尸体被送走后，我出了趟门，在街上遇到了林遇辞。

他拱手行礼，温温和和地问我可还习惯秦国的气候，在三皇子府可住得舒服。

我说：「三皇子这里什么都好，只是没有酒喝，甚是无趣。」

林遇辞顺其自然请我去醉金楼喝酒。

一进雅阁的门，我便瞧见端端正正坐在窗边的秦宣。

他抬起头，冲我笑了一笑，语气并不冒犯：「那日我身体抱恙，未曾上朝，故而今日才得见抚宁公主。」

我早就知道，林遇辞请我喝酒，目的不纯，但没料到秦宣敢这样堂而皇之与我见面。

秦宣目光状似温和，其中却暗藏审慎打量。

我心知肚明，那所谓懦弱无能的传闻，多半是假的。

老皇帝无条件偏心秦安，他与秦晏，不过各自伪装，收敛锋芒罢了。

「三皇子错了，本宫白日与林相见面，并非为了畅谈，而是为了幽会。」

我见秦晏神情渐渐转冷，唇边笑意愈发明显，「三皇子有所不知，像林相这样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，往往最得本宫欢心。」

我原本已经做好了惹怒秦晏的打算，他却并未生气，反倒似笑非笑道：「公主一片痴心令人感动，只可惜林相已有未婚妻，怕是不能如公主所愿了。」

我笑得灿烂：「本宫亦有未婚夫，只要三皇子不介意，说不得这样要更快活些。」

大约没有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屈辱。

秦晏终于沉下脸，看着我的目光一片沉冷。

「怎么，三皇子很想杀了本宫吗？」

我柔软的手指沿秦晏手臂一寸一寸往上攀，直至停在他脆弱的喉咙上，指节轻轻摩挲着喉结。

故意笑得魅惑又勾人，我眼看着他眼底一点点浮出情欲的光，这才柔声道：

「秦晏，你可要提防着我点儿，我可是.....时时刻刻都想着杀了你。」

他猛地扣着我手腕，将我扯进他怀里，微微低下头，语气暧昧：「公主若是杀了我，怕是不能活着走出京都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没有作声。

秦晏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死于你的自大。

而且.....是死在我手上。

我根本不听秦晏的话，之后几天，照旧出门和秦宣见面。每一次，林遇辞都陪伴在侧。

他有一双波光潋滟的眼睛，专注看人时，总是含情脉脉的样子。

但我很清楚，比起秦宣的审慎藏拙，林遇辞用一副温润面具掩饰的，是仿佛能洞悉一切的锐利锋芒。

第二天，我和他们约在青楼见面，点了个姑娘过来弹琵琶。

拨弦声铮铮响起时，秦宣在我对面笑得前仰后合。

他说：「像阿月这样的和亲公主，大概是大秦建朝以来的头一个。」

我挑眉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：「四皇子这话说得有趣。我在迟国时，十二岁就鲜衣怒马过长街，没得来了秦国还得束手束脚，唯唯诺诺的道理。」

秦宣不置可否，我又看向他身边的林遇辞：「林相跟我们来青楼，可想好怎么跟未婚妻解释了吗？」

林遇辞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泠泠：「臣不曾有过未婚妻。」

「看来是三皇子诓骗本宫，不想让本宫过多与林相来往。」

我点点头，眼看着对面的秦宣瞠目结舌，指着我道：「公主竟.....瞧上了遇辞？！」

「林相风姿俊朗，得女子爱慕也是人之常情，四皇子这么吃惊做什么？」

我目光扫过秦宣，落在一旁的林遇辞身上。

他神情变也未变，反而淡笑道：「公主想要什么，不妨直接开口。这般厚爱，臣实在担待不起。」

林遇辞很聪明。

秦宣故意装出那副懦弱好色的样子用以避祸藏拙，大概也是他教的。

我在心里暗暗评估了一番，起身凑近林遇辞，在很近的地方盯住了他的眼睛，目光坦荡又锐利：

「我想知道，两日后的宫宴上，到底会发生什么。」

7

到宫宴的那一日，我盛装打扮，描了凌厉飞扬的眉毛，又在发间插了一支华贵的珠钗，和秦晏一起跨上马车。

他轻笑着夸我：「公主容色倾城。」

我也笑：「出生时就有人算过，本宫是祸国殃民之相，三皇子当心我祸了你的国。」

我和秦晏就不可能和平相处。

他大概也知道我恨极了，神情不变，闭目养神。

秦国是大国，老皇帝虽偏心无才无德的秦安，于治国一道上却颇有才能，任用贤臣，加以制衡，才让秦国的版图越扩越远。

以至于我那愚钝昏庸的父皇都有了危机感，忙不迭地送我来和亲。

秦晏面对的，是这样一个对手。

想想就很期待。

我勾了勾唇角，目光从对面闭着眼的秦晏脸上刮过。

不得不承认，他长着一副好皮囊，眼尾上扬，眉骨与鼻梁高挺，撑起整张轮廓深邃的脸。

浓墨重彩，比林遇辞那副水墨画般的冷清面容更为瑰丽。

秦晏倏然睁开眼，看着我笑道：「公主若是没有看够，日后时间还长。」

我眯了眯眼，淡淡道：「三皇子貌美，可惜比之林相还是略逊一筹。」

秦晏好像很不喜欢林遇辞。

我每次在他面前提到林遇辞的名字，他的眼神都会转冷，脸色也沉下来。

可是他越不喜欢，我就越高兴。

我偏要提，还要多提。

按照秦国老皇帝的旨意，我将要嫁与秦晏，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
因此我与他并肩跨入大殿后，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侧面传来一道凌厉的目光。

这目光里带着恨意与不甘，恨不得将我凌迟。

我微微一转脸，果然看到盛装打扮的魏若云。

她身边的男子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正是秦国当朝左相，魏若云的父亲魏杭。

想到两日前林遇辞和秦宣对我说过的话，我勾勾唇角，直觉等下有一场好戏。

「没看到林相，公主很失望？」秦晏冰凉的声音在我身侧响起。

我笑容不变：「是啊，很失望。本宫与林相一见如故，一日不见就愈发想念。」

秦晏目光森冷，与我一同落座。

也就是我们刚坐下的那一瞬间，秦宣与林遇辞一并跨进门来。

我的目光在虚空里与林遇辞交错，他投以一个疏淡的微笑，又很快转开了眼神。

秦安来后，老皇帝也到了，他身边的皇后眼神阴沉，恶狠狠落在我身边的秦晏身上。

「还未祝贺三皇子好事将近。」

秦晏举起杯子，唇角微勾：「多谢母后。」

我冷眼看着，只觉得十分可笑。

秦安是皇后唯一的嫡子，所以哪怕他不中用，老皇帝还是愿意用秦晏做他的磨刀石，一点一点将他磨砺成才。

只是他低估了秦晏的野心和狠心。

酒过三巡，老皇帝忽然开口道：「朕今日有两桩喜事，要说与众爱卿。」

我动作轻轻一顿。

来了。